

朱子晚年全論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五

南昌萬承蒼訂

後學臨川李紱編

平越王士俊校

答郭希呂二

知讀論孟不廢甚善。且先將正文熟讀。就自己分上看。更考諸先生說有發明處者。博觀而審取之。凡一言一句。有益於己者。皆當玩味。未可便恐路徑支離。而謂有所不必講也。墓銘之額。更著宋字。亦佳。伯謨必已報去矣。大抵石長卽以十字爲兩行。石短則以九字爲三行。隨事之宜可也。

與郭希呂第一書。辭作誌銘。有憐衰老勿破例以速其就於死地之語。乃最晚年事故。後四首俱存。此書教希呂讀

論孟之法。先將正文熟讀。合於陸子教人讀書之法。亦卽復齋所謂畱心傳註翻棹塞也。

答郭希呂三

示喻所以居家事長之意。甚善甚善。此事他人無致力處。正唯自勉而已。但謂學問大端。不敢躡等言之。則鄙意有所未曉者。夫學問豈以他求。不過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但其功。夫所施有序。而莫不以愛親敬長爲先。非謂學問自是一事。可以置之度外。而姑從事于孝友之實也。故熹竊願昆仲相與深察此意。而講於所謂學問之大端。以求孝弟之實。則閨門之內。倫理益正。恩義益篤。將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若以學問爲一大事。不可幾及。而汲汲然徒蔽精神於科舉文字之間。乃欲別求一術。以爲家庭雍睦悠久之計。竊恐天理不明。

人慾橫生。其末流之弊。將有不可勝慮。不可勝防者。不審賢者以爲如何。

學問以愛親敬長爲先。非別爲一事。合於陸子專務踐履之教。自勉云云。亦陸子所謂切己自反也。

答郭希呂

四

示喻縷縷。似未悉前後鄙意者。蓋人心有全體運用。故學問有全體工夫。所謂孝弟乃全體中之一事。但比他事爲至大。而最急耳。固不可謂學者止此一事便了。而其餘事可一切棄置而不問也。故聖賢教人。必以窮理爲先。而力行以終之。蓋有以明乎此心之全體。則孝弟固在其中。而他事不在其外。孝弟固不容於不勉。而他事之緩急本末。亦莫不有自然之序。苟不明此。則爲孝弟者。未免出於有意。且又未必能盡。

其理而爲衆事之本根也。今以六經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諸書考之。可見矣。希呂自謂多病。故不能精思博學。而姑用力於其所及。則固已爲自棄。而猶可諉曰近本。若遂以爲孝弟之外更無學問。則其謬見甚矣。且誠多病。而不能精思博學矣。則又何爲而苦心竭力以從事於科舉之文耶。此之不爲。而彼之久爲。雖曰不厚於利而薄於義。吾不信也。希呂其更思之。書院規模。且隨事隨力爲之。却就事實上考察整理。方見次第。不須如此預先安排。記文扁榜。尤是外事。但此等意思。卽見浮淺外馳之驗。若於學問全體上切己處用得功夫。卽氣象自當深厚宏博矣。太極西銘通書各往一本。試熟讀而思之。亦求理之一端也。大抵學者不可有放過底事。久之不已。雖無緊要功夫。亦有得力處也。

記文榜匾俱是外事、而教以切己處用功、合於陸子切己自反之說。

答郭希呂五

示喻縷縷備悉、然所謂收心正心、不是要得漠然無思念、只是要得常自惺覺、思所當思、而不悖於義理耳。別紙所示、看得全未子細、更宜加功、專看大學首尾通貫、都無所疑、然後可讀語孟、語孟又無所疑、然後可讀中庸、今大學全未曉了、而便兼看中庸、用心叢雜如此、何由見得詳細耶、且更耐煩、專一細看爲佳、日月易得、大事未明、甚可懼也。

收心正心合於陸子之說

答時子雲

來喻滿紙、深所未喻、必是當時於此得見太重、所以如此執

著放捨不下。今想未能遽然割棄。但請逐日那三五分功夫。將古今聖賢之言。剖析義利處。反復熟讀。時時思省。義理何自而來。利欲何從而有。二者于人孰親孰疎。孰輕孰重。必不得已。孰取孰舍。孰緩孰急。初看時似無滋味。久之須自見得。合剖判處。則自然放得下矣。捨此不務紛紛多言。思前算後。展轉纏縛。一生出不得。未論小小得失。政使一旦便登高科。躋顯官。又須別思量。晝終不暇。向此途矣。試思之如何。向編近思錄。欲入數段說科舉壞人心術處。而伯恭不肯。今日乃知此箇病根。從彼時便已栽種培養得在心田裏了。令人痛恨也。

分別義利爲入學第一事。自意念以及視聽言動。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一日止那三五分工夫。似邢和叔三檢點之

說矣。然此書大意與陸子鹿洞講義相合。自是名言追思編近思錄。又云令人痛恨。必在伯恭既沒之後。改不及也。

答汪子卿

一別累年。疾病多故。不獲以時致問訊。第積馳仰。正思之來。辱手書兩通。意厚禮勤。有非區區淺陋所敢當者。然足以見好學之篤。雖老而不忘也。信後冬深。寒暖不常。不審尊候何如。伏惟起處萬福。烹犬馬之齒。雖在賁者之後。然今亦是老境。平生所學。非不究心。然未有大得力處。三復來誨。皆其力之所不能及者。而何足以少助於高明。但荷意之勤。亦不敢隱其固陋耳。竊謂來書所引論語數條。言仁甚悉。而所論反覆。亦不爲不詳。獨於仁之一字。義理意味。與其所以用力之方。皆未之及。豈其於此固有以默契而忘言也耶。不然。則仁

之所以爲仁者。初未嘗曉。然有見於心而的然有得於己。吾恐所謂不違不害者之茫然如捕風繫影之無措而所以處夫窮通得喪之際者或未能泰然無所動於其中也。長者之明雖不至此。然以所謂變通之術者觀之。則有以見其未免於彼之重而此之輕也。昔子貢無諂無驕之間。蓋自以爲至而夫子以爲未若樂與好禮。何哉。無諂無驕則尙局於貧富之中。樂且好禮則已超然乎貧富之外也。然其所以至此則必嘗有所用其力矣。非規規於兩者之間有所較計抑遏而求出於此也。又况於自料其必有所不安而預爲變通之計。則恐其所立。又將出於無諂無驕之下無疑矣。區區鄙意竊願長者於此姑無恤其他而深探聖賢之言以求仁之所以爲仁者。反諸身而實用其力焉。則於所以不違不害者皆如

有物之可指、而窮通得失之變、脫然其無與於我矣、不識高明以爲如何、若有未安、幸復見教也、

自云老境、當是晚年、反身用力、與陸子合、

答徐斯遠

文卿

文叔作縣、不作著實功夫、狼狽至如此、如何著力、辟置之說、臨難苟免、尤爲非義、如何可萌此意、况未有可求處耶、子耕得近信否、所苦如何、想已向安、如今後生遲鈍者不濟事、其開爽者又多、驚於文詞、子耕近來覺向裏甚可喜也、

朱子答黃子耕書、共十四首、第二書卽云、衰病來日無幾、蓋子耕就學最在後、書末及子耕、必晚年也、此書與第三書意取向裏、刊落枝葉、合於陸子矣、

答徐斯遠

三

昌父志操文詞皆非流輩所及至此適值悲撓未能罄竭所懷然大槩亦已言之不過欲其刊落枝葉就日用間深察義理之本然庶幾有所据依以造實地不但爲騷人墨客而已今渠所志雖不止此然猶覺有偏重之意切已處却全未有所安也斯遠亦不可不知此意故此具報幸有以交相警切爲佳耳彥章議論雖有偏滯不通之病然其意思終是靠裏近實有受用處也

答李守約

九

王子合過此說失解曲折甚以爲恨此等事遲速自有時節若斷置得下則自與我不相干矣上蔡於此發明甚有力正好於實地上驗之也前書所問誠字之說大槩已得之禽獸於義禮上有見得處亦自氣稟中來饑食渴飲趨利避害之

類而已。只爲昏愚。故上之不能覺知。而下亦不能作僞。來喻上文。蓋已言之。不知如何。又却更疑著也。大中之說。不記向來所論首尾。此亦只是無事之時。涵養本原。便是全體。隨事應接。各得其所。便是時中。養到極中而不失處。便是致中。推到時中而不差處。便是致和。不可說學。者方能盡得一事一物之中。直到聖人他位。方能盡得大中之全體也。仁包五常之說。已與令裕言之。大抵如今朋友就文義上說。如守約儘說得去。只恐未曾反身。眞箇識得。故無田地可以立脚。只成閑話不濟事耳。

朱子答守約第四書云。熹目盲。第八書云。病勢皆最晚年事。此第九書也。所云就文義說。未曾反身無地立脚。只成閑話等語。合於陸子專務踐履之意。第十書。卽說黨禁事。

矣。

答趙然道

師雍

足下求官得官、今所從宦、又去親庭不遠、足以往來奉養、君親之義、爲不薄矣、今乃無故幡然、自謂棄一官如棄涕唾、何始慮之不審、而乃爲此傲睨之詞耶、此鄙拙之所未喻也、荆門之訃、聞之慘怛、故舊凋落、自爲可傷、不計平日議論之同異也、來喻又謂恨不及見、其與熹論辨有所底止、此尤可笑、蓋老拙之學、雖極淺近、然其求之甚艱、而察之甚審、視世之道聽塗說於佛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者、蓋嘗笑其陋而譏其僭、豈今垂老、而肯以其千金易人之蔽帚者哉、又况賢者之燭理似未甚精、其立心似未甚定、竊意且當虛心擇善、求至當之歸、以自善其身、自此之外、蓋不惟有所不暇、而亦非

所當預也。向有安仁吳生書來，狂僭無禮，嘗以數字答之。今謾錄去，試一觀之，或不爲無補也。所喻寫孟子字多不暇，三大字適冗，亦未及作。然此亦何能有助於學，而徒使老者揮染耶。

陸子之存也，則率寮友諸生聽其講，又請筆之於簡而受藏之。以祈不迷於入德之方。鹿洞講義題跋可攷也。迨陸子之沒，則詆爲道聽塗說於佛老之餘，嘗笑其陋而譏其僭。與從前跋語不嫌稍牴牾乎。蓋論太極無極，正在陸子沒前一二歲間。憤怒之餘，故其言如此。序文謂詆陸子之言，亦皆備載，此書是也。

答邵機

遠辱惠書，良荷厚意。而長牋短幅，表裏殫盡，尤見雅志之高。

遠也。高侯教士養民之績已悉書之。如來喻之云矣。但衰晚多病。目瞽神昏。序事之外。無能有所發明。此爲愧耳。至於高侯之所以教。與足下之所以學。亦恨未得其詳。然竊意必欲實爲學。亦當有以自致其力於日用之間。存心養氣。讀書窮理。積其精誠。循序漸進。然後可得。決非一旦慨然永歎而躐等坐馳之所能至也。

邵機宜興貢生也。邵叔義卽邵叔誼。見陸子文集任看詳。機宜文字。陸子嘗稱爲邵機宜。題注云。一本無叔義二字。有機字當改從機爲是。其稱高侯云云。乃商老令宜興時。遣機來請朱子作學記倉記。時則慶元元年。朱子六十四歲。而致力日用之說。合於陸子。又自言目瞽。亦朱子最晚年事。

答邵叔義四

子靜書來、殊無義理、每爲閉匿不敢廣以示人、不謂渠乃自暴揚如此、然此事理甚明、識者自當知之、當時若便不答、却不得也、所與左右書渠亦錄來、想甚得意、大率渠有文字、多卽傳播四出、唯恐人不知、此其常態、亦不足深怪、吾人所學、却且要自家識得分明、持守正當、深當以此等氣象舉止爲戒耳、太極等書四種、謾附呈恐有所疑、却望疏示、徐丞處想時有便也、吳大年極荷畱念、想且畱番陽也、

所云子靜書卽論無極書也、是否無義理、自有公論、然謂以得意而傳播、陸子何至於此、以與邵書示朱、又以與朱書示邵、蓋欲互相講明此理耳、否則以與朱書示邵可矣、又以與邵書寄朱、豈亦欲朱子傳播其得意耶、陸子與朱

子論無極及與邵叔誼書俱在戊申年。時朱子五十九歲。兩先生不合。惟此數年爲甚。蓋皆由論無極致相冰炭也。

答趙子欽蕭一

昨承寄及文字。意謂一時思索偶有所未至。故率易報去。今承示喻。乃平日所深體而實見者。甚愧輕發。然所謂深體而實見者。乃止如此。在賢者似尤不宜如此便休也。刪遺書之未精。探易傳之未至。此在當日楊尹諸先達猶未敢輕言之。今日安敢議此耶。只如所示屯卦之說。深所未曉。若欲以此揆補易傳七分之一心。恐合不著也。大率近日學者。例有好高務廣之病。將聖人言語。不肯就當下著實處看。須要說教元妙深遠。添得支離蔓衍。未論於己無益。且是令人厭聽。若道理只是如此。前賢豈不會說。何故却只如此平淡簡短。都無